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一

列傳百一

裴度

子識論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淑河

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

補校書郎

應

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

武元衡鎮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

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

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興

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

州宣諭與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  
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  
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  
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  
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卽恣其須  
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  
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  
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  
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

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翼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旣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

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年  
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  
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劒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  
纔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  
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  
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  
三日詔以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  
而言辨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  
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尙以  
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

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  
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  
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爲己任度以所傷請告  
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  
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叅假卽延英對來及度入  
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  
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爲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  
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爲禮儀使上不  
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  
周六官之首旣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

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厭兵欲以罷兵爲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

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鏐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追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



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生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翼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闔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

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辯  
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  
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  
禱於上元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  
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  
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  
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  
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  
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

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宏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宏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勲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

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丞相得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旣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

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鄆城爲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旣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顏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卽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爲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

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  
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  
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洞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  
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旣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  
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  
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  
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  
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  
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  
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十一月

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爲彰義軍留後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  
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  
迴至鄆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  
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  
度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勲上柱國封晉國  
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  
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  
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  
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

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殿  
雕飾綺煥徙佛寺花木以植於庭有程昇皇甫鎔者姦  
織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  
以昇鎔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  
英面論曰程昇皇甫鎔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  
陛下狗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  
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  
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鎔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  
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  
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卽



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卽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祇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初淮蔡旣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青栢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宏正由度使客諷動

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

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二鎮而承宗勢乃

離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宏正會軍討之宏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爲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旣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宏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

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  
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  
宏正取楊劉渡河及宏正軍旣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  
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  
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爲姦臣皇甫鎛所構憲  
宗不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相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  
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  
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  
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  
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鎛所構十四年檢校左新書  
右議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  
使穆宗卽位長慶元年秋張宏靖爲幽州軍所囚田宏

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  
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  
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爲名將以十數  
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旣橫流無能復振然度  
授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  
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  
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  
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宏簡爲刎頸之交稹  
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每  
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

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旣遇  
聖主輒爲直臣上荅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  
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  
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  
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  
宜肅清朝延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  
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  
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  
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  
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

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電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讐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

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儉狃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

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伋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暄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宏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



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卽被召皆上疏言時

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

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

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

畏今居東人

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爲相

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

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旣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

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

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

謁者欲宣旨

帝爲之動容

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

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

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

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

擯雖度勲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翼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授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含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卽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卽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卽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

遂授度淮南節度使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僚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

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

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卽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旣復知政事而魏宏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鑿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李逢

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

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遂立景王爲嗣

李逢

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  
內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  
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  
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  
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  
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  
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

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沉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

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讐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爲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爲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翼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爲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



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爲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旣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吉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訐度舊事以汚之也然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厯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

識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謠  
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  
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  
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爲語辭昭愍雖少  
年深明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  
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  
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官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  
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  
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  
可減省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

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搖伏  
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  
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方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  
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  
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行壘百  
司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  
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  
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  
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

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

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正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較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

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  
挫其姦意卽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  
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  
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官闕所要修葺事在  
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  
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  
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足祇是事體不可  
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  
意上從之遂進詔草用度次策至皆如度所料克融聽命歸文端不  
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

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閣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臾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卽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宸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

納自後視事稍煩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闔宮車晏  
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爲天子以

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

導之勲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

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

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進階開府儀同

司三賜實封三百戶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

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

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冊

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

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寶唯賢顧謾舊勞敢不加  
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  
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  
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  
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  
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  
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軍殄寇之勲在穆宗時混  
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  
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



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宏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冊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冊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况累承寵命亦爲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參

樞近竊懼無以弭諧重此勞煩有覲面目伏乞天恩且  
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  
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優詔從之九  
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  
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  
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  
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  
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  
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爲故因  
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爲襄陽節度初元和十四年於襄

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具

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

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

度以年及懸輿王綱板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

中起京臺署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醺引脉分  
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  
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  
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  
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  
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  
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宏  
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卧鎮北門可  
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  
警禍福元益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

懼束身歸朝

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  
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  
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賜宴  
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  
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邱禱仍賜御  
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  
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  
護速就和平千百胷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  
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  
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太傅

謚文忠輟朝四日賙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

須皆官給上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

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及家事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

廟廷葬管城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

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

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銳喪氣憚度之威稜度

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采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

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

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

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

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

首其為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

俗而訐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謨讓論議

識凡字通理性敏聰經目未始忘

以蔭授官

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

累遷至通

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

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

袋

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

大初中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

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入拜大理卿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

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

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成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戌由是入情感悅

八年加檢校戶部

新書

刑部 尚書徒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

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又徙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

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誤長

慶元年登進士第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襄

陽奏乞讓從行

諡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

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

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謁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

大中五年自太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

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本紀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



榮之

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訐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

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  
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已堪冒  
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  
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歎宣  
聖獎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  
廊復失冀方穎植之謀信爲不臧

新書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  
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  
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  
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  
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釁鐫詆而度遂無顯功  
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

唐書三十一  
三  
沈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訾云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傳百三

李渤

張仲方

又見張九齡附傳

裴潏

張皋

李中敏

李中敏書增

楊牢從新李款

高元裕

兄少逸

子璩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元珪衛

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

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

舉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

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隱於

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

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

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

疾不赴

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

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媿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于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强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闕

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  
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  
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  
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  
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  
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  
道乃善渤

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

元和九年

討淮南上平賊三術

一曰感二曰守三曰

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

又撰禦戎新

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

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

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

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

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

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

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已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畧啟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

渤以

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鏘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郝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閬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

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



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驕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

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

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  
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  
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  
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  
以犯賊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  
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  
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  
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  
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  
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

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  
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  
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  
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  
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  
馮嶺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  
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  
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  
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宏  
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  
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  
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渤至州

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  
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  
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  
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  
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  
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  
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  
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旣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  
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  
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

渤又  
治湖

水築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

大夫敬宗冲年卽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

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

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

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

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跋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旣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渤又以左

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

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

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

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卽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  
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  
後牒臺府冀止絕兇人從之長慶寶厯中政出多門事  
歸邪倖勃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縱亦  
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厯元年改元大赦先  
是鄆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  
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扞旣至時已暝黑不問色目良久  
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  
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杖  
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

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  
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  
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  
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  
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  
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  
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  
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桂有  
灘水

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  
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  
濟一艘渤醢浚  
舊道舟楫利焉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



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卽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

至文宗乃用發爲懷州長

史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闕茸之流非其沾激至於以

言墳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  
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皋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  
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  
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  
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  
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  
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  
出爲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  
諡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

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  
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  
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  
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  
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  
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  
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  
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  
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  
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

馬生郊皇上盱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  
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歛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  
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齕骼成岳酷毒之痛  
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  
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  
取不可以枉致必資籌畫乃著丕顯不競而分豈妨全  
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訐謨廊  
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  
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  
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

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暱愛也焉  
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  
按諡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易曰敬  
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  
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  
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  
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  
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  
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諡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  
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

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刊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卽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爲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

年入爲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

新書左

散騎常侍七年

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

閔復召仲方爲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

丞京兆尹皆死翼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

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閣門使馬元贇斜開宣

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

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

時夷族將相

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

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窄不能有所繩効

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爲京兆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

成元年五月入爲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

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

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

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駿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

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

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裴潯河東

聞喜

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

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



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  
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潁上疏曰館  
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  
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  
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  
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  
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  
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  
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  
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銳於服

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  
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  
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於外潞上疏諫曰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  
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  
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  
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  
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  
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  
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

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惟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街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

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旣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

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  
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  
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  
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  
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  
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  
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  
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  
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穆宗  
卽位柳泌等誅徵湓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

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潸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厯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

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  
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  
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  
士非素與潯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  
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  
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  
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尙書諡曰  
敬潯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  
知憲宗竟以藥悞不壽君子以潯爲知言穆宗雖誅柳  
泌旣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

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  
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  
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  
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  
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  
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  
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  
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  
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尚須  
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



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

字藏之

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

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

敏累從府辟

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

入爲監察歷侍御史大和

中爲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

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

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

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

上言雨不

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  
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  
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  
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  
止流宋申錫爲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  
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  
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  
帝國用空竭桑宏羊興筦榷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  
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士大夫皆危之疏留  
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

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

新書  
潁陽

及訓注誅竟雪申

錫召中敏爲司勳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  
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  
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  
不見本敕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  
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  
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  
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  
否卽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  
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  
庶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仇士良以

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  
志由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

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旣作相注亦求

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

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旣而麻出乃以趙僭

爲鄜坊節度使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

已輕坐甘貶甘封州司馬甘終於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

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

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

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讐  
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  
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  
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

且鄉人能蓄疽剗胜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  
問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  
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  
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  
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  
既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  
叩自任類如此牢後亦擢進士第又有李款者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與中敏同

時爲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伏閣彈注云內通敕使

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

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由倉部員外郎出爲蘇州

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傳杜牧自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麒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

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  
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

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

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爲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爲李訓所怒出爲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旣誅復徵爲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爲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

侍御史魏中庸高宏簡並以不稱出爲府縣之職故事三司

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

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

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

其冤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累擢

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會昌中爲京兆尹大中初

爲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

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鎮五年案本紀元裕大中二年七

月自山南西道拜吏部尚書傳入爲吏部尚書卒卒於道年

是年又拜山南東道本紀疑誤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

坐失舉劾貶

左授贊

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為中丞

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

任因以命之

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

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為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

出為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

謫隸恭陵中人皆歛手

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

新書無

入為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

元裕子璩

字瑩

登進士第

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

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

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

支

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

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閏月卒贈司空



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遊醜雜進取  
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  
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  
晉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  
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  
香爲亭子卽與瑤臺瓊室事同寶厯中王政日僻漢與  
同列薛廷老因入閣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  
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  
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爲興元從事文宗卽

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墾少師愈爲

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錄

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

尤爲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  
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  
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  
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  
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  
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旣以後至  
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  
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

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荅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並望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敕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案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寮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尙書令是正長尙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

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尙須釐  
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況御史中  
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  
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  
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  
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  
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  
儀議者以漢奏爲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  
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  
排擠後德裕復輔政六月  
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貶

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

裕用事漢竟淪蹟而卒

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始漢為中丞表孔溫業為御史及漢

晚見召溫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漢弟澹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

初為禮部侍郎漢子貺亦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

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

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

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

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為

從事竇羣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

儉坐貶江陵戶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執政惡  
之出爲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  
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  
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旣矜誕寵擢之  
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  
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詵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  
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採儒術薦歷  
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  
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  
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

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

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而渤海論考第仲方駿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爲狂卽有遺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蹶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



注高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二